



绿山坡

高海平

我写故乡的文字中,砍柴的情节多次出现,还有独立篇章写砍柴的。砍柴是少年时代的必修作业,故乡的山山水水不是因为喜欢才走遍,是因为砍柴走遍才喜欢。一代代故乡人曾经对那片山野挥斧运斤,故乡就这样渐渐地荒芜了,凄凉了。

农耕时代的故乡,刀耕火种痕迹很重。进门一把火,指的是做饭那把火,燃料就是柴禾,煤炭烧得少。庄户人家是用柴禾把日子慢慢烧红的。放羊拾柴禾——捎带,孩子们放学后上山砍柴天经地义,成年人闲时也会抡圆了斧头或镰头砍柴,连根刨出。刨出硕大的柴根,愉悦就会掩盖柴禾的悲戚。柴禾在炉膛中的悲壮哭泣,也会误认为是家里要来客人,火发出的欢快笑声。柴禾是山野身上的毛发,强行褪毛甚至拔毛,会伤了土地的元气。这不是我等少年所能体会和认识到的,大人也不以为然。只管一再埋怨,为何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了,拾柴越来越艰难了。羊群也不得不赶到古河道一带才能吃饱肚子。日积月累的浩叹,并没能止住手中的家伙。

记忆中,只有对故乡山野蹂躏般的践踏,很少有康复性的挽救。植树造林,绿化祖国的标语在路边的墙体上刷过。大人们到过大队林场植过树,这是集体行动。剩下就是在自家院墙外边、自留地畔栽树,院内一般栽几棵果树,没有在荒芜的山坡上栽过树。

倒是上初中时,有了为故乡山坡添绿的机会。学校离家几里地,那时候,给附近村子修梯田、挑粪土、收庄稼的所谓开门办学,隔三岔五就要进行。干活时总要到学

校所在的村子农户家借工具,铁锹、锄头、笼担、绳索,混熟了村民们那一张张脸。哪家几口人,几个孩子,女孩漂亮不漂亮,了如指掌。

泰山庙后山植树,是我们当年开门办学所留下的辉煌的一笔,足以值得炫耀的财富。泰山庙,只有农历三月二十八赶庙会时热闹几天,平常没有活动,烧香叩头也只有个别人悄悄去做。后山那片山坡土壤肥沃,学校为何选择在这里植树,我们并不清楚。只是记得学生们在山坡上干得很起劲,生产队劳动早就练就了一身好苦成,不缺少力气。挖坑、栽树、填土、浇水,一棵棵绿色的松树屹立在了山坡上,活脱脱蜡笔在纸上画出一股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有次回故乡路过泰山庙后山时,看见山坡上一片翠绿,正是当年我们栽种的松树,已经长大成林。惊喜之余,对这片松林能够存活到现在颇感意外。

我曾就此现象进行了思考,得出了能够说服自己的观点。砍柴只是我们那个时代少年生活的标配。时光走了40年,如今的孩子们不是在外求学,就是走在求学的路上,视野早已越过千山万水落在遥远的他乡。大人们忙着挣钱,发家致富。不再有人提斧上山,村子里已看不见谁家门前高高码起的柴禾堆了,倒是看见停放的农用机械,比如手扶拖拉机、播种机、脱粒机等。放羊人好像也懒了,只拿一根鞭子。

泰山庙后山的那片松林,激活了故乡山野的绿色欲望,其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标本,坚强旺盛的绿色基因已经植入了那片沃土。我的故乡离绿色王国还会远吗!

压题图片来源自百度网

竹引清风 扇意龙山

卢 丰

充满文人逸趣的中国扇,具有殊样的视觉美感。

夏秋之际,竹影婆娑的太原龙山之巅晋龙轩,艺事昌盛,荡起了阵阵“扇艺之风”——“竹引清风”折扇创作展在此开展。

追溯龙山的别样之处,在大唐北都晋阳城西之龙山,风光旖旎,受当时微气候所致,不乏茂林修竹,在竹林掩隐的童子寺,童僧与纲维和尚的互答,这“竹报平安”的佳话居然由此在北国诞生。

竹风引来八方雅士,20余位艺术家以“竹引清风”为题,萃集展出100柄折扇,前后两面共200幅艺术精品。

书法与画、印、拓相隔竞秀于一扇之内,占据了展品的半壁江山。柄柄别具风情的书法扇面设计独特,谋篇布局讲究,留白空间感空灵,章法形式和谐统一。

王志刚睿思奇想,结构堂皇的书作《听风》,别树一帜的大篆中蕴含着朴拙的远古神秘感,峭拔不羁,苍茫烂漫,堪称杰构。韩清波行书风格平和自然,笔势委婉含蓄,道美健秀;徐晓梅行书用笔,出规入矩,张弛有度,却充满流转自如、力道千钧的力量;冀卫东扇面长于布局,行书法变化微妙,结体安排精巧,气息落拓不羁,遒劲萧疏,欹侧虚实,和谐统一;赵维勇章法通脱自然,注重笔墨轻灵虚和,结构欹侧多变,

用笔清劲秀雅,温润含蓄;降春梅小楷秀雅自如,结字稳妥安和,紧密有间,合乎古法;刘丽萍行书书写自信灵动,于锋芒见故事,线质有力感及弹性。

扇小乾坤大——丹青之竹入扇,显厚意绵绵。闫瑞丰以独到的运笔和构图所绘《朱砂竹》扇,竹叶繁茂、意态飞扬,承传统具己意,将“眼中之竹、胸中之竹变成心中之竹”。

盈尺扇面描绘山林丘壑,颇具磅礴之气。李屹所绘《山水图》,让人有“乡野楼阁邻山水,山水里面有人居”之感。其他书画家的作品,亦各具千秋。

“刀痕朱迹蕴浓情”。几柄蕴含金石之美的扇面,小处见精深,其朱白之妙思既有印章古意,又合视觉新变。王志刚风格工稳,含蓄精当;张星亮方正简洁,生辣苍劲;韩瑞龙怡趣自然,独出机杼;曹秀敏不落窠臼地把砚拓呈现在折扇上,黑白分明地表现出器物天生粗细深浅的肌理,颇具沧桑感。

“群贤龙山成笔趣,少长扇上寄清欢”。扇面书画虽不及卷轴书画宏大精深,却因尺幅所限,需胸有成“扇”,才能感受背后的精心运筹和严谨布局,还有破立虚实、辩证统一、中和雅静的极致追求。手执此扇,赏书画品画,清风徐来,颇有趣在其中。



冀卫东 书

牛郎织女树

陈春澜

站在朴素到几近荒芜却散发着远古气息的山西和顺县牛郎峪村,抬头看天空甚是高远,大朵大朵的白云,变换出各种梦幻般的形状,从天的最高处轻轻飘过。传说,这是牛郎生活过的村庄,织女曾在这里和他相亲相爱在人间。在这如梦似幻的云朵里,定然有一朵是织女渴盼的眼神,恋恋不舍地望向人间,望向她的牛郎,还有她的一儿一女。

爱情的故事自古相似。也许,不止是织女;也许,天上有多少朵云,地上就有多少对常相思却不能常相守爱而不得的有情人。在和顺,他们不满足于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的瞬间,他们化作两棵树,一棵叫油松,一棵叫菜树,以坚守的姿态和相守的缠绵让美好的爱情故事到处流传。

登顶和顺境内的太行山脉,远眺四周山峰,奇峻伟岸,树木繁盛,各种不同色泽的树叶在初秋的阳光,静静地舒展着自己的身姿,呈现在你面前的不是花的海洋,却胜似花的海洋。“秋岚远景,景物粲然,幽情思远,如睹异境”,仿佛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墨画,煞是写意。

菜树,不似杨树高大伟岸,但它有着满身丰沛的枝叶,树的主干从树根一出土处就被枝叶包裹,远远地看去,以为是一棵开花的树。到了深秋,它的叶子则会呈现出一种醉人的酒红色,在万叶丛中煞是夺目。在万木将枯树叶凋零的秋季里,默默地用温暖的色调,以独有的姿态,安静地依附在巍巍太行,沉默地相伴着它的油松。

油松在生长初期,谁也长不过它,自顾自地吸取阳光和雨露,像个疯长的男孩。长到一定高度后,就把阳光和雨露懂事地让了出来,谦虚地低下头,和大家一起深耕自己的也是菜树的福田。

我不是植物学家,不敢从科学的角度来考证油松在生长过程中,是不是有先快后慢的特性。只是觉得这个特性放在这里很有意思,如果顺着这个意思再延伸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,那菜树就是织女从天上偷来的树种,高贵、仁爱。“此树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处见”,我们一行人,其中不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高人,但都不约而同地指着菜树问:“这是什么树?”

知道是菜树后,都盛赞菜树好看。我想,定然是好看的菜树,收了油松的野性,有如此美丽的高邻,长成小伙的油松当然愿意为她低到尘埃里。看着菜树和油松根连着根,手挽着手,情深意切,我权且把菜树当作织女,把油松比作牛郎,这样银河阻断的只是他们的肉身,但他们的灵魂早就依偎在一起。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上,那是千年旧事了,现在,他们早已变成两棵树,永不分离。

连载

关于她自己,是这样说的:

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,一言之誉可使我痛心疾首,夙夜愁痛。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,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。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,可以全力工作几年,偏偏碰上大战,转入井白柴米的阵地,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,体衰智困,学问工作恐已无分,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,太难为情了。

“疾病处残之阶段”,不通,书上就是这么写的,想来该是“疾病身残之阶段”。这里多说两句,傅斯年信中,把林徽因与冰心相比,从私人信

件上说,是可以的,后来发表出来,我这里也引用,没有一点鄙弃冰心的意思。不过是存点史实。

不管怎样,林徽因总算熬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,活着离开了四川,到了北京。抗战中,一度曾传说她已病死了。抗战刚胜利,李健吾在上海,就听说林是死了,在一篇文章中说过,“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病”。这传言并不为错,抗战危急时刻,她确实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。

1944年11月,日军攻陷桂林,柳州弃守,日军北上进入贵州,继续北进,占领独山,有直扑四川之势,重庆告急,



66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李庄也人心惶惶,病体支离,逃不动了,也再没地方可逃了,林徽因做了最坏的准

备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还在李庄,梁从诫问妈妈:“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到四川,你们打算怎么办?”林徽因告诉儿子:“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,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?”儿子急了,又问:“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,那你们就不管我啦?”病中的林徽因握住儿子的手,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:“真要到了那一步,恐怕就顾不上你了。”(梁从诫《倏忽人间四月天——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》)每次看资料看到这儿,我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这才是忠肠侠胆,这才是高风亮节,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,这才是读书人的气节!

在林徽因的这句话里,一定要注意“后路”这个词,后路就是退路,就是这一次你不能把我逼到非得受你摆布的地步。我有退路,那么这一回合你就不能说是赢了。以后谁赢谁输还在两可之间。在外侮面前,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气节,表现得更突出些,更完美些。

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,出版了许多抗战的书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,我看了几十本,有个感觉,仗是苏联人打得最惨烈,一俘虏就是多少万,一死也是多少万,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,死了的就好几十万。

随笔